

# 璀璨的占婆文化

## 從故宮南部院區新典藏的織品談起

楊芳綺

占族 (Chams) 是南島語系民族，語言上屬馬來語，原多分佈在越南中部沿海，其所建立的國家稱占婆 (Champa)。中國史料中在各時代有不同的稱呼，如林邑、占不勞、占城等指的都是同一個國家。其疆域最廣時從越南北部的橫山山岳沿著中部海岸延伸到南部的潘切。本院典藏的八角星占族織品為什麼會出現在東埔寨呢？其與伊斯蘭信仰究竟有怎樣的關係？本文希冀簡介占婆的歷史文化，並嘗試呈現這件占婆織物出現的歷史文化脈絡。

### 引言

為豐富故宮南部院區的典藏，本院新購約一千四百件的亞洲織品，其中一件依據其購藏資料應為東埔寨占族的織布 (圖一 a)，為伊斯蘭教徒所使用，通常多作為牆壁裝飾或祈禱毯。作品以紅色為底，以白、綠、黃、藍、橘線顯花，上有連續菱格紋，內飾以白、綠八角星及藍、橘格柵紋樣 (圖一 b)。左右鑲邊的三角紋飾下有長條柱狀紋樣，上下飾帶皆飾以回紋圖樣。

此類的織品通常以通梭重緯製作，即以紅色的經緯線作為地，再以另一組彩色緯線顯出圖樣。但本院的織品除黃色部份以連續的緯線織成，其餘白、綠、藍、橘則是使用短梭斷緯的重緯顯花技法 (圖二)，在技巧上較為困難。斷緯係指在織布開口投緯時，使用多種色緯的梭子，配合圖案色彩需求，對應分段織入，顯出圖樣，在技法上較為費工，但相對可使圖樣及顏色更有變化。

占族 (Chams) 是南島語系民族，語言上屬馬來語，原多分佈在越南中部沿海，其所建立的國家稱占婆



圖一 a 東埔寨八角星占族織品 172×68.5公分、左右鑲邊各21公分、上下鑲邊各8公分  
經密112、緯密6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Champa)。中國史料中在各時代有不同的稱呼 (註一)，如林邑、占不勞、占城等指的都是同一個國家。其疆域最廣時從越南北部的橫山山岳沿著中部海岸延伸到南部的潘切。本院典藏的占族織品為什麼會出現在東埔寨呢？其與伊斯蘭信仰究竟有怎樣的關係？本文希冀簡介占婆的歷史文化，並嘗試呈現這件占婆織物出現的歷史文化脈絡。

### 初生——深受印度化影響的占婆王國

占婆位在東南亞，地處印度與中國交匯處，深受兩大古文明的影響，一般認為印度支那半島 (註二) 除越南北部外皆深受印度文化影響。東埔寨是印度支那半島最早建立的印度化國家 (註三)，其歷史可追溯到西元一世紀建立的扶南。繼而起的則是占婆，早期稱林邑，其於西元一九二二年建國，時建國之初，扶南已經強盛，

推測林邑的興起，可能是藉由扶南的協助反抗漢朝，進而爭取獨立，故林邑在文化上，有可能是受了扶南印度化的影響 (圖三)。

東埔寨吳哥王朝璀璨的建築成就，在世界遺產旅遊風潮的推波助瀾下為世人所知，但一般人對於占婆並無深入了解，甚至對占婆的刻板印象皆來自東埔寨。古代占婆人的形象，最著名者為東埔寨巴戎寺的浮雕。因兩國迭起干戈，此寺廟的浮雕即刻劃雙方的戰爭場景 (圖四)，學者對於此景描述何場戰爭尚無定論 (註四)，一般認為是描述西元一一八一年東埔寨國王闍耶跋摩七世攻打占婆的戰爭，浮雕中東埔寨戰士體格壯碩，胸頸纏繞繩索，腰裹短布，手持長矛勇猛刺敵；而占婆士兵則是身著短袖戰袍，頭戴樣式頗為趣味的倒蓋花朵頭盔，圖像中有一占族士兵已戰敗跪地，其餘軍團雖壯似英勇卻毫無秩



圖三 公元四世紀亞洲地圖 底圖採自《亞洲人文圖志》(2008:11) 經林加豐修改

化古國，乃著手撰寫占婆史。此書依據的材料包括了占婆國本國的占文、梵文，鄰近國家的史籍，亦有爪哇史料及歐洲旅行家的記述，迄今仍是研究占婆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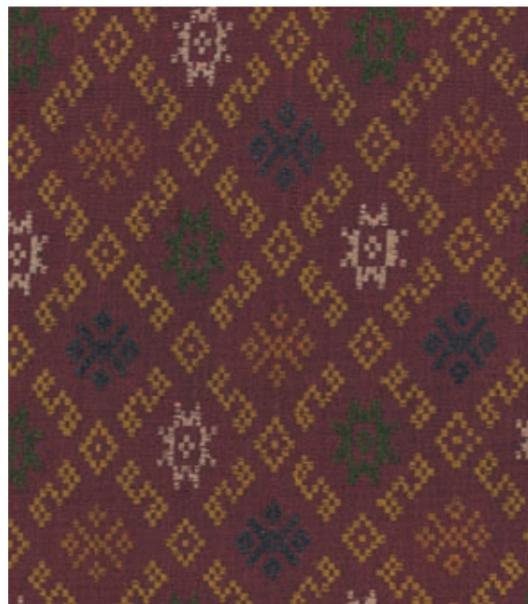
法國遠東學院學者馬伯樂 (Georges Maspéro) 唯恐越南人及世人忘記這個二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曾經存在的文

序，在此戰役中東埔寨大獲全勝，而占族卻被描寫成頹喪的戰敗國。無論如何，此浮雕使我們對十二世紀的占婆民族樣貌，有一具體圖像作參考。

其實占婆的建築藝術與東埔寨

相比，毫不遜色且獨具風格。只是在西元一八三二年占婆滅亡後，此國正式走入歷史，隨著時間的流轉，早已為人所遺忘。另一方面，占婆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相同，早期的歷史有賴碑銘記載，但並沒有留下文字資料。

法國遠東學院學者馬伯樂 (Georges Maspéro) 唯恐越南人及世人忘記這個二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曾經存在的文



圖一b 本院典藏占族織品細部照片



圖四 巴戎寺浮雕描述東埔寨與占婆的戰爭 (作者2007年自攝)

二十世紀初法國遠東學院河內分部對占婆遺址進行調查工作(圖五)，早已為世人所遺忘的占婆文化才再度受重視。占人在建築藝術與東埔寨相同，皆深受印度化影響。其建築體現著印度教的思想，舉例而言，Kalana指的是占婆的寺廟(圖六)，是供奉神祇的場所。塔廟通常為方型，象徵祭台，是神聖世界的縮影。階梯狀的金字塔頂，則象徵須彌山。塔階通常為三層，因為其代表印度教三個主要神祇三位一體的概念。印度教的三個主要神祇係指保護神毗濕奴(Vishnu)、毀滅神濕婆(Shiva)，

創造神梵天(Brahma)。

占婆以濕婆信仰為核心，通常以林伽(Linga)形式崇拜濕婆，林伽通常以造型似男性陽具的石柱為代表，是濕婆在人間的顯現，設置於象徵女陰優尼(Yoni)的上方(圖七)，優尼似石磨造型並有流口，通常朝向北方。

### 蛻變——受伊斯蘭文化吹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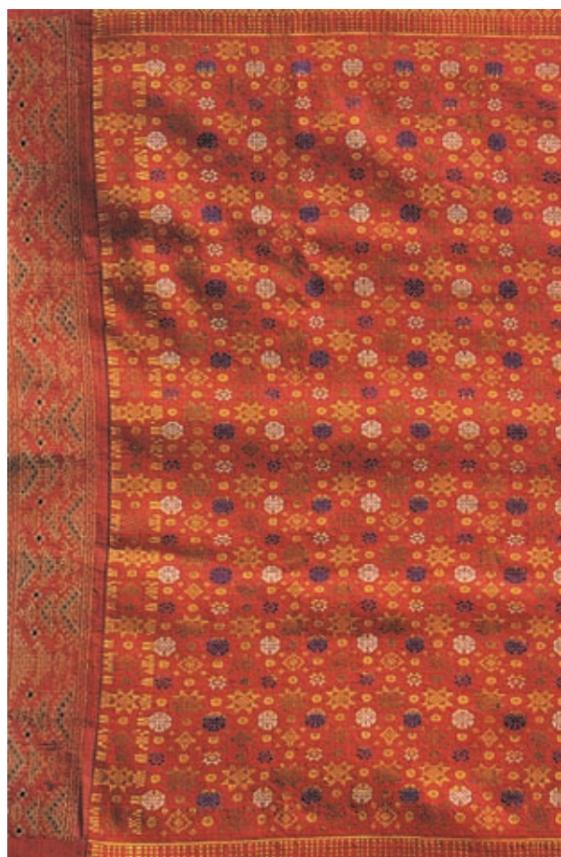
占族原多以信仰印度教為主，究竟是從何時開始深受伊斯蘭影響？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在《東南亞的貿易時代一四五〇—一六八〇年》一書中有深入的研究。這個問題可回溯到十一世紀，當時穆斯林商人早已居住於占婆。十三世紀末期和十四世紀，在北蘇門達臘、東爪哇、占婆和馬來西亞東岸港口的商業階層中，伊斯蘭教徒急遽增多。在十五世紀，麻六甲改信伊斯蘭，同時成為該地區最重要的港口，促進了伊斯蘭教在馬來半島和東蘇門答臘沿海地區的傳播。伊斯蘭教的迅速發展與頻繁的貿易往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圖二 本院典藏織品背面圖



圖九 織品 94×185公分 澳洲國家藝廊典藏



圖十 維特斯羅私人典藏，十九世紀晚期製作。

仰印度教，南部的占族人則以信仰伊斯蘭教為大宗，在此必須特別說明，占婆信仰的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皆是經過本土化的宗教，與原本樣貌並非完全相同。

而流亡至柬埔寨的占人多為穆斯林教徒，目前居住於金邊附近的村落，因占人在柬埔寨無自己的土地，無法農耕維生，所以男性多從事漁業，而女性則多從事織布，因此尚保留傳統編織技藝。透過對占婆歷史的更深層認識，也使我们釐清院藏的占族織品出現在柬埔寨的脈絡。

**解析——探索本院占族織品**

最後我們再回到本院所典藏的織品，探討十五世紀占族伊斯蘭社群遷入占婆後所產生的變化，接著以澳洲國家藝廊及維特斯羅 (Percy Varsaloo) 私人收藏與本院典藏的織品作比對，從圖樣的佈局及紋樣的意涵，分別探討其與伊斯蘭文化相關的元素。

占婆歷經伊斯蘭文化的薰陶後，最直接影響乃是服裝樣式的改變，原占婆民族服裝的樣式從寺廟遺存的浮雕可知，大多為上身袒露 (圖八)，在下著筒裙或山樸裙 (sampot)。但在



圖六 Phù Hai遺跡群



圖五 法國遠東學院於茶膏遺址進行調查  
採自Pierre Baptise, Thierry Zéphir, 2005, Fig.1



圖八 茶膏遺址浮雕 早期占族服飾多為上身袒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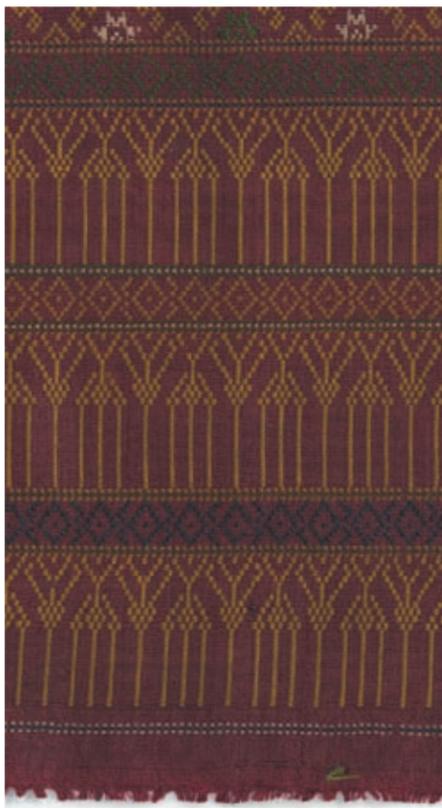


圖七 林伽與優尼

當一四七一年越族人占領歸仁，占人首都遷至潘郎之後，占婆國勢衰弱，主導貿易的穆斯林社群影響日趨重要。十五世紀時，因麻六甲帝國商人常至占婆進行貿易，馬來人也開始遷入占婆居住地。占人與馬來人雜居混合，形成「占馬來族」。因馬來人多信仰穆斯林，導致原信仰印度教的占族，約有三分之一成為穆斯林教徒，被稱為「占巴尼 (Chams Bani)」，信仰印度教的族群則稱「占婆羅門 (Chams Brahman)」。

占巴尼有專屬於自己的穆斯林禮拜堂，在信仰及生活方式皆與占婆羅門非常不同，早期兩個宗教派別互不通婚，近來才逐漸開放。十六世紀後期伊斯蘭教的影響更強烈，人們紛紛改信伊斯蘭教。從一六七〇年後占婆多數的國民，包括占婆國王，皆成為穆斯林。

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占婆王國滅亡為止，因越南王國與占婆王的勃谿不斷，為數不少占族逃至柬埔寨、印尼各地。越南尚存的占族人多居住於越南中部及南部，中部的占族人多信



圖十五 本院典藏品鑲邊紋樣



圖十四a 占巴尼結婚傳統禮服 占婆研究中心典藏



圖十四b 結婚儀式時所戴頭巾，上有八角星紋飾  
採自Jane Puranananda (2004: P23, Fig.3)



圖十六 占婆寺廟入口具有廊柱與三角門楣造型

六) (圖十二)，不管在紋樣或設計佈局皆模仿得極為相似。

再回到澳洲國立藝廊典藏織品，討論其設計佈局，Gillian Green認為其與馬來西亞以重緯顯出紋樣的筒裙有所關聯，推測其可能由馬來西亞的織工所製作(註七)。馬來西亞與印尼同屬海島東南亞，與印度皆有頻繁的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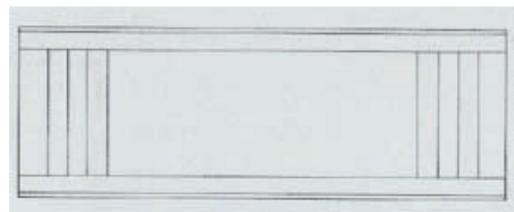
易往來，若追溯其源頭，應與印度帕托拉的紋樣與佈局具有密切關係。

經過佈局結構的比對，本院所藏的東埔寨占族吊簾，追溯其設計佈局應與印度帕托拉具有密切關聯。

三件織品上均可見八角星紋樣，但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下則具有不同的象徵意涵。根據Patricia Chesman的

研究，亞洲地區八角星通常象徵太陽(圖十三a)，但在佛教中，則象徵向日葵及檀花，通常僅裝飾於筒裙的局部或其它服裝上。泰國地區，此類的紋樣通常具有吉祥寓意，但不具神聖或宗教的象徵。但是若八角星紋樣外圍鑲以鑽石圖樣，在其外框處有多個勾狀向外發散，則代表製作棺木的樹木所開的花(圖十三b)。

但在伊斯蘭文化的脈絡下則僅為紋樣並不一定具有象徵意涵，因伊斯蘭信仰的神祇無法以具體擬人化的形像呈現，亦無特定形態。再以幾何與算學在伊斯蘭廣為流傳，因此促進幾何圖案的發展。八角星紋樣是伊斯蘭世界常見的裝飾，在建築的瓷磚、可蘭經裝飾中常可見到，也屢作為織



圖十一 織品圖樣佈局圖



圖十二 印尼棉染織品仿帕托拉的佈局



圖十三a 泰國織品(1930年代製作)



圖十三b 泰國織品(1980年代製作)

伊斯蘭教傳入大陸印度支那半島後，衣著樣式趨向保守，包裹上身而不袒露身體各部位，並有頭巾、外套、長袍等樣式出現。在圖案紋樣上因伊斯蘭信仰的關係，因此較少有具體的形像，多以幾何圖案表現，本院典藏的織品即是一例。

澳洲國立藝廊典藏的織品(圖九)與維特斯羅(Percy Yatsalo)私人收藏(圖十)與本院的典藏品具有許多的共同點，三者皆作為壁飾或吊簾使用。有關三件織品的佈局，因維特斯羅私人收藏僅有局部圖片無法比對，所以僅以本院的典藏與澳洲國家藝廊的織品作對比。兩者皆在中間飾以佈滿的圖樣，上下與兩側皆留有鑲邊，且鑲邊與主體的分隔比例幾近類似(圖十一)。

根據Gillian Green的研究，上述

的設計結構與東埔寨的筒裙相同，也多在該地區的佛教吊簾及船布中可見類似的佈局。東埔寨的織品設計佈局追溯其源頭應與印度絲織的帕托拉(Parola)相關，帕托拉係指印度地區以經緯向伊卡或稱雙伊卡(Double Ikat)製作的絲織品，因其製作過程非常繁複，首先需預先設計圖案，次則依圖案將分段染好的經線、緯線，透過織作使經緯線交錯顯出紋樣。一般伊卡的作法多以經線或緯線顯花，但經緯向伊卡則是藉由經線、緯線的精細設計顯出圖樣，技巧較為繁複。

因此，帕托拉在印度古吉拉特(Gujarat)多作為新娘的結婚禮服或上層階級的穿著。而帕托拉在東埔寨雖同樣被視為珍貴的織品，不過不若印度地區，具有身份或地位的象徵。但其設計佈局及紋樣則對東埔寨織品具有顯著的影響。(註五)

另一方面，觀察印度外銷至印尼的帕托拉設計佈局，亦與前述的結構非常類似，帕托拉在印尼是很受歡迎的珍稀織品，但因其價格昂貴，一般人無法負擔，因此在印尼市場上出現了棉染織品仿印度帕托拉的產品(註

註釋

1. 後漢末稱林邑；唐以後稱占不勞或占婆；至德（756-758）後，改國號約環；五代周與宋稱占城。
2. 東南亞史學者傾向稱中南半島 / 東南亞為印度支那半島，一來可顯其地理位置，又可突顯其受兩大古文化之間影響。
3. 印度化的具體呈現包含梵文、神王信仰等，更多印度化的定義可參考法國遠東學院學者專書：喬治費代斯（George Coedès），《東南亞的印度化國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
4. 詳參閱 Claude Jacques, *Ancient Angkor* (River books, 2006)
5. Gillian Green, *Traditional Textiles of Cambodia Cultural Threads and Material Heritage* (Buppha Press, 2003) P107
6. John Guy, *Indian Textiles in the East- From Southeast Asia to Japan* (Thames and Hudson Inc, 2009) P 96-98
7. Gillian Green, *Traditional Textiles of Cambodia Cultural Threads and Material Heritage* (Buppha Press, 2003) P 206

參考書目

1. 喬治費代斯（George Coedès），《東南亞的印度化國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
2. 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年》（商務印書館，2010年）
3. 陳序經，《東南亞古史研究合集》（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頁394
4. 馬伯樂著，馮承鈞譯，《占婆史》（台灣：台灣商務印書館，1962年9月）
5. Nicholas Tarling，《劍橋東南亞史》，賀聖達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6. 黃蘭翔，《越南傳統聚落、宗教建築與宮殿》（台灣：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8年12月〕，頁123-210）
7. 李柏如，〈「探索亞洲」筆記本—阿拉伯式圖案中的植物紋及其相關紋飾的背景概念〉，故宮文物月刊，308期（2008.11），頁81
8. TRẦN KỴ PHUONG, *Vestiges of Champa Civilization* (The Gioi Publisers, 2008)
9. NGÔ VAN DOANH, *My Son Relics* (The Gioi Publisers, 2008)
10. Emmanuel Guillon, *Cham Art* (River books, 2001)
11. Jane Puranananda, *Through The Thread of Time Southeast Asia Textiles*, The James H W Thompson Foundations Symposium Papers (River Books, 2004), P27; P152-161
12. Robyn Maxwell, *Textiles of Southeast Asia Tradition, Trade and Transformation* (Periplus Edition, 2003)
13. NGÔ ĐÚ' C THINH, *Traditional Costumes of Viet-Nam* (The Gioi Publisers, 2009)
14. Gillian Green, *Traditional Textiles of Cambodia Cultural Threads and Material Heritage* (Buppha Press, 2003)
15. Patricia Cheesman, *Lao-Tai Textiles: The Textiles of Xam Nuea and Muang Phuan* (Studio Naenna, 2004)
16. John Guy, *Indian Textiles in the East- From Southeast Asia to Japan* (Thames and Hudson Inc, 2009)

的菱形紋是由若干幾何圖樣組成，在圖案變化上更為講究，整體設計效果更佳。探究其原因，應與編織技法相關。澳洲國立藝廊與維特羅私人典藏皆使用通梭重緯技法（圖十七）。本院的典藏品則是使用斷緯重緯技法（圖十八），因此織品設計上較為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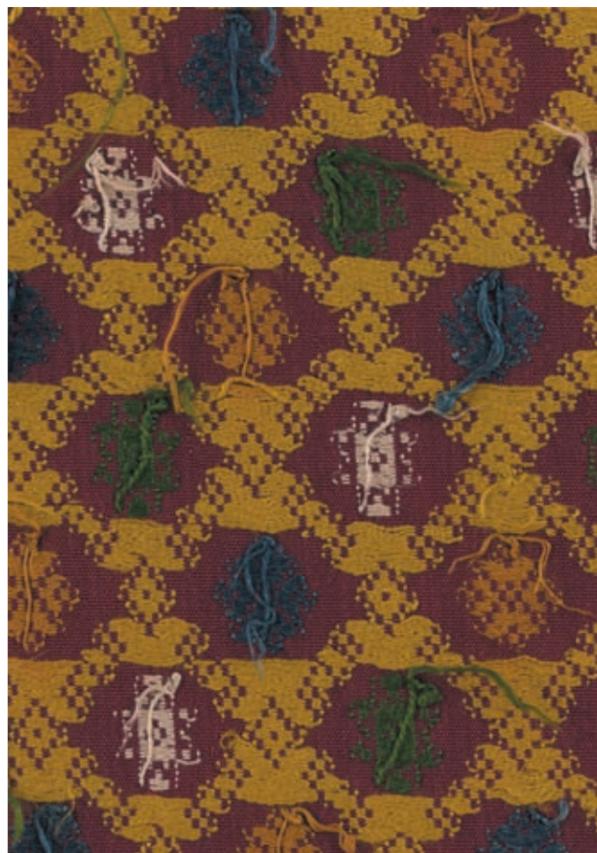
樣化且圖樣更為細緻。本院典藏的占族織品具體而微的展現了占婆十五世紀的歷史轉折。西元二世紀初至十四世紀占族多以信仰印度教為主，十五至十六世紀伊斯蘭教進入占婆王國後，占族分裂為印度教與伊斯蘭教兩大社群，而後占婆逐漸

走向歷史，至占族流離異地，曾經的餘暉漸被世人所遺忘。然而透過了解占婆文化，也使我们重新認識到院藏的新購織品，背後竟有著這麼一段低迴曲折，而在輾轉到臺灣後，占婆風采也將流傳不歇。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見印度教的神廟及印度神話動物。綜上所述，本院的作品與上述兩件作品相較，主體紋飾雖皆飾有八角星紋樣，但在細部裝飾上，本院織品在鑲邊紋樣上，本院與澳洲國家藝廊的左右鑲邊皆為建築樣式（圖十五），而維特羅私人收藏則將其置於上下方，雖同樣由幾何圖案構成，但此建築樣式卻與伊斯蘭信仰應無淵源，反而使人聯想到印度教神廟的立面（圖十六），其入口處具有兩個立柱，上有三角門楣的式樣，在占婆的寺廟裡是非常典型的特徵，推測應是印度教文化影響的遺緒。在東南亞織品中，有少數的例子具有此一現象，在伊斯蘭社群的織布中偶爾亦可以瞥見印度教的神廟及印度神話動物。

品圖樣。伊斯蘭信徒透過幾何紋作為連續性圖案的基礎，表達無限性及無終止性，藉此以表達對神聖萬物創造者—阿拉的崇敬。在《時間之緯—東南亞織品》（*Through The Thread of Time Southeast Asia Textiles*）書中占族的結婚禮服頭巾（圖十四 a、b），同樣也有占族八角星的裝飾，推測八角星應是占巴厘服飾的常見紋樣。



圖十八 本院典藏品背面圖，以斷緯重緯技法製作。



圖十七 維特羅私人典藏背面圖，以通梭重緯技法製作。